

欧 阳

《摔跤吧！爸爸》票房很好,看来染病 IP 的“脑残影迷”之外,追逐内容和文艺思想的族群依旧众多.然而,在浏览一篇点赞者众多的影评后,俺觉得自己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。

影评称“英联邦”运动会奖牌不值得拿来说事儿,而且,父亲强行驱使女儿来达成自己的梦想实在不妥……

这和我理解相去甚远.除了细节,比如导演专门打造的男主“摔跤耳”,真事改编的电影和现实故事也有出入.不过,这不重要,我以为在一个种姓制度仍然强大、男女差序盛行的文化体内,对那个现实文化体系的挑战才是意义所在。

就像熟悉摔跤的观众未必注意到“摔跤耳”那样,电影判识的差别,很难说和字幕呈现没有关系:人们不得不视文字以跟上进度,而电影音画表达的内容被弱化了。

类似感觉在之前看《爱乐之城》时尤为明显,您跟着字幕走,完全不能明白女主角艾玛斯通何以能斩获奥斯卡最佳,米娅“频繁”出现的脸部特写会像一些观众絮叨的那样“五官比例特别壮”,除了“尴尬”的米娅脸部,对演员的演技不会有太多感觉.然而,一当淡化故事讲述,注意力转向被“漠视”的画面细节,艾玛斯通在人物刻画上被“字幕遮蔽”的细腻表情就会清晰显现。

像业内流俗之论一样,高品质艺术片必须有细节辨识.但是,由于字幕“作祟”,观众的识读碎片化了.尤其是大多数“外语”生疏的观众,不得不追逐字幕的结果是错失“细节”,即便是那种对话简单的影像,更别说对整体意蕴内涵的影响了.《摔跤吧！爸爸》被片面的解读,应该说与此多少是有关联的。

客观而论,商业片(动作片)的字幕形式是可以接受的,如那些基于 IP 的电影,映画之先,故事内容粉丝们已然熟识,完全可以忽略字幕,而那些炫耀特技的商业巨制,更无需在意故事叙述,尤其是动作片——“动作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”。而热衷此类影片的观众,进入影院希冀领略的通常也是画面、动作的“爽”,并不在乎情节、故事的时序发展和逻辑演绎,更不用说演员面部特写所展现的细微心理和情绪变化了。

不过,转向文艺片领域,观影想达成的体验可以说截然不同.老一代观众对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应该很熟悉,“惨案”中波洛因为毕克的配音,路易丝附身丁建华的语气“音容”,可以说都有神采增益,人们甚至记不得演员名字,而对配音者耳熟能详。

个中原因,撇开不同文化体之间差异的情绪、情感表达,语言本身的“魔力”显然不可或缺:相同的话语因为语气、语义的细微变化有完全不同的意味.文字固然也能导引受众想象,但在电影紧凑的时序中,即便忽略画面解读,您也没时间去想象文字给予的韵味。

实际上,就算从商业的考虑,字幕也有诸多消极的副产品.试想,曾经的《佐罗》《叶塞尼亚》若以字幕的面目呈现给观众,是不是能够揽获人数更为大众的三四线消费者“资助”呢?

当下三四线城市屏幕剧增,然而进口片市场的硕果仍止步于一线城市,像《荒野猎人》,内容、摄影、演技都是经典层级的作品,可惜商家收获有限.其中的症结,虽有文化背景的制约,但“字幕”影响观众的观感和对电影的理解无疑是主要因素.特别是一些关涉思想(哲理)的演绎,多有频繁的话语絮叨,熟悉字幕的家伙们也跟不上节拍,“杰作”损毁昭然。

再来看关于“商业”的判断。有八九千万德语族群的奥地利、德国,仍然坚持译制片配音的路向,“超过 90% 的英语影片是配音的”,原因正是商业考虑,到现在,德国中小城市放映“进口”电影仍就坚持配音传统——利益使然。当然,另一种说法可能也有道理,即所谓对影片阐释的“精准”诉求,毕竟电影除了商业获取之外,还有文化、心理层面的解析。

回到《爱乐之城》,当不再受制于字幕的时候,您就会体验到这个“老套故事”或者很感人的结尾处理,和情爱冲突、励志无关,米娅的表情,是宛如初见? 还是似乎忘记但却留住心底的情感重现? 这正是艾玛斯通的功力展现。

扯远了,如果《虎口脱险》是字幕电影,情形会是什么样呢? 还真不敢去想。

别丢掉

王慧庭

初会时的情景恍惚如梦
曾经的诺言被遗弃角落
褪色的往昔融进了许多苦涩
你是否还记得

那条悠长律回的小路
那片纯净明亮的天空
那些秋日寂静的私语
我们消遣在情感的路途

曾经的故事在你的心里
在纷纷的雪中
在黑夜 在松林
在杨树下消瘦的秋天里

别丢掉
这把燃烧的火焰
别忘记
那份无限的感情

编者按:今天,在不少着墨半个世纪前乡土中国的文字中,弥漫着“主观”的想象,人们责怨当下的个别“恶现状”,怀念村落旧时“美好”的自然环境和古朴人际关系,等等.类似的描述是真实的场景吗? 或许.然而,这些曾经的风物即便是真实的,也是精心选择的个别图像,在不经意间,它们遮蔽了这些年来进步的画卷。

赤脚医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风景,我们不妨回望它,体会一下时间眼眸中乡村发生的云泥之变。

孙美堂

大概是习惯了有选择的记忆“历史”,关于农村的景象,虽时间相距不长,隔膜却超乎想象.旧时乡村的人文自然环境未必如想象的那么美好,很多事情我们不应该只是片面的解读,就说医疗体系吧,放眼半个世纪前,农村的医疗架构实际上仅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……

回望过去,比较现在,不只是我这样的亲历者,相信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这几十年来巨变,并重新解读乡村的文明进步。

1974 年高中毕业后,我回到故乡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生产大队,做了名赤脚医生。

赤脚医生,亦称保健员,是半医半农的乡村医生,是农村医疗保障普遍缺失现状下的应对策略.按国家的定位和相关规定,赤脚医生不只是治病防病,还需下地干活,实质上就是有“医术”的农民。“赤脚”者,下地干活之形象写照也!

当时有一种观念,远离“贫下中农”,衣冠楚楚地在诊室坐诊就会变“修”。虽然根本就没有满足基本条件的专门“医务室”,但即便以家为诊室你也不能坐等病人上门,那是脱离群众,有变质、变“修”的危险.背起药箱,走村串户,上门服务,并肩挑下田劳动的“主业”才是真赤脚医生。有两部电影,《红雨》和

刘 鹏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赤脚医生就像是乡村泥土上忙碌的神。无论晨昏,不管工作日节假日,哪里有需要,就会不辞辛苦地出现在哪里.因而在农村,他们与患者不单是普通的医患关系,还是亲朋好友。

我认识的一位赤脚医生,他家与我家一河之隔,属于不同的村,平素没往来。我上高二那年,由于强度倍增日夜苦学,超负荷的身体被拖垮了,疾患加身,用赤脚医生的话说是“肝胃不和”。

去市级医院检查后,医生建议住院,因离家太远,我不同意,父母也不放心。于是开了药方之后我们就回到了镇上的医院,请医生配药、打针。镇医院距我家也较远,父母抽不出时间每天接送。左右为难之际,母亲想到一河之隔的赤脚医生曹医生。

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天走进曹家院子的情景。



人生就像不停在用的铅笔,开始很尖,但慢慢地就磨得圆滑了。不过,太圆滑了,就不多该挨削了。

赵泰青 画

妈妈也爱吃

吴 婷

吴 婷

儿子今年 4 岁半,很喜欢吃水果。每天下班,我都会买一些带回家。

有一次,买了儿子最喜欢吃的葡萄。一进门,小家伙看到我提着葡萄,便一蹦一跳跑过来喊:妈妈真好!我把葡萄洗好,一粒一粒剥皮去籽,放在小盆里,让儿子自己拿着吃,看着他美滋滋地吃着葡萄,心里特别满足。

儿子吃了一会儿,抓起两颗葡萄,兴高采烈跑到我身边说:妈妈,给你吃。望着小家伙馋馋的样子,我笑呵呵地说:宝宝吃呀,妈妈不喜欢吃葡萄。

老公回来,瞧见盆里有几个零星的葡萄,拿一个扔进嘴里。儿子看到了,大声问:爸爸,葡萄好吃吗?老公抱起儿子,问他,拿给妈妈吃了吗?

妈妈说她不喜欢吃。儿子睁着大眼睛,微笑地说:老公放下儿子,走到我身旁,小声嘀咕:我记得你很喜欢吃葡萄的。我说,儿子也喜欢,所以我就骗他我不喜欢吃,想让他多吃点。

《春苗》,主人公红雨和田春苗即是当时理想化的赤脚医生模态;治病、预防、干农活外,翻山越岭,走村串户,与“贫下中农”打成一片等等,还有参与那个时代特有的“阶级斗争”……

半个世纪或再往前,中国农村一直没有完整的医疗体系,家传(父传子、师傅带徒弟)的旧式郎中,装神弄鬼的巫医神汉并存,而乡民也不分什么医疗、迷信和土方,看病“就医”常有道听途说、逮着什么算什么的情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赤脚医生体系的建立,给底层农民提供了虽然不理想,但能保障最基本的医疗条件,客观说是很了不起的事。

我的故乡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开始有赤脚医生的,每个大队(相当于现在的村)至少一人,有条件的两人——年龄大一些、有点经验的医生带一位年轻的,既是助手又是学徒,条件好的大队还配备一名妇幼保健员,但职能没有统一规定,有的是女赤脚医生兼,有的平时干农活,遇产妇临盆才出手——接生连消毒的意识也没有,遑论其他,产妇因难产而死,新生儿因脐风而亡,很寻常。

在农村建立系统的医疗网络最关键的是没人,旧式郎中自然被收编到赤脚医生队伍里,再有就是选派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集中培训.县、地区一级的卫校和医院都办过赤脚医生培训班。我没机会参加这些相对正规的培训,两次培训一次是公社(现在的乡)卫生院短训半年,另一次是在一所中学集中培训了一年。当时专业书籍资料很少,弄得到手的,

曹医生正在给一个感冒的患者输液,听明来意后,他笑道:“没事儿,就到我家来挂水吧,以后药水你们也别去医院买了,我从医院带回来。”父母感恩地连声谢谢,曹医生不好意思地说:“千万别这样,这是我该做的。不过,看这个病历表上说有黄疸,建议去买瓶 84 消毒液,以后家里要做好消毒。”父母紧张地问:“曹医生,这病传染?”曹医生要求我抬眼向上翻看,然后他摇摇头,手指着病历表上的“黄疸”二字说:“我刚看过,黄疸不严重,不会有多大的传染性,不过最好还是做好清洁卫生。”

其后半月,我每天一早就去曹医生家,他也总是等着我,配药、打针、输液,忙碌一番之后再去其他约好的患者家出诊。如有被耽搁可能难以及时回家的情况,他会嘱托他母亲李阿姨帮我拔针头:时间长了,李阿姨也跟着儿子学会了一些简单操作。

由于长期在曹医生家看病,两家人亲密了,每次从他家经过我都会打声招呼。后来有一次,表弟暑假来我家,突然半夜肠胃绞痛、呕吐,浑身冷汗,吓得我们手忙脚乱,母亲连夜敲响了曹医生家的门。

囫圇吞枣。记得有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《内科学》《外科学》《常见中草药》《汤头歌诀》之类,还有民间手抄本等,医疗技术和知识基本上是在实践中边学边提高的.因为整天泡在防治第一线,加上全公社的医生经常聚在一起交流,故而应对地方常见病、流行病,赤脚医生还是很有经验的,少数人在某些领域还有专长。我所在的地方就有一位治疗各种脓疮和风湿病的能手,时有外省的病人慕名前来。此外,当时有一个共识,及时发现大病、危险病,让患者赶快转院,不要误事。

那时,劳动主要靠人力,强度很大,而基本的营养和卫生条件却很差,加上自我保护(养)意识欠缺,有了方便,成本低廉的赤脚医生以后,感觉病人一下子多得忙不过来。

通常,早上 5 点多钟,病人或家属就会来敲门。不一会儿,诊室坐得满满的。来诊室还好,麻烦的是出诊。我们大队有 8 个生产队,2000 多人,住得很分散,背着药箱挨家挨户串一遍,即使不停留也要两个多小时。事实上,沿途不断有人叫你停下来给他看病.这样,一出门就老半天回不来.就像现在一样,出诊时有些病人来诊室见门关着,意见就非常大大,个别不讲理的,还会站在门口破口大骂。

每一天都会忙碌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有喘息机会,等吃完午饭,新一轮高峰又开始了。有的社员白天忙农活,家里有病人顾不上,等半夜家中病患病情加重才着急起来。因而我们都知道半夜叫出诊的事态一定严重。有一次,一位住家偏远的孩子

早已睡下的曹医生在急促敲门声中披着衣衫开门问明情况后,立即推着架上医药箱的自行车赶了过来.看着蜷缩在凉席上、虚弱冒冷汗的表弟,曹医生一边问症状,一边以手指按压表弟腹部并耐心询问疼不疼。我们一家人焦急地围着曹医生,等待他的诊断结果。“急性阑尾炎!需要赶紧挂水!”曹医生确诊后说。

多年乡村行医的曹医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在出发前就根据大致判断带来了相应的药物。一瓶吊水一滴一滴地流进,表弟的病得到缓解,呼吸逐渐匀称,疼痛减轻,一家人的心这才落下来。

看着病人稳定了,曹医生这才笑着向我母亲要了一杯水,输完了液,曹医生收拾行囊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,提醒说:“急性阑尾炎,要是再复发,我建议及时割掉。”父母道谢再三.骑上车后,曹医生再次回头郑重地嘱咐道:“晚上多留意他的病情,有反复赶紧告诉我。”

后来,母亲对表弟说:“啊呀!那一晚你差点把我心脏吓出病来!多亏了曹医生,人好,本事大,还

父亲半夜来找我,原来是白天忙,到晚上家里的孩子高烧厉害了,这才急火攻心。等我赶到时,老远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嚎哭.我心里咯噔一下:坏了!第一次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在面前逝去,我全身发抖,说不出的难受。

与赤脚医生制度紧密相连的还有合作医疗制度.客观说,合作医疗是个不错的办法,但要求无论老幼,每人需出资两块钱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开销,由于太穷,为收这点钱赤脚医生们也是伤透了脑筋。

除了治疗病人外,我们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血吸虫病的防治.老家是疫区,地方有专设的防治机构——血吸虫病防治站(简称血防站),赤脚医生主要协助做三方面工作:一是查螺、灭螺,重点是稻田、池塘、水渠、湿地、湖泊附近的草丛与滩涂,发现钉螺,先打药,后填埋。二是病人普查。每隔一两年,血防站来人,带设备,我们负责安排、动员村民按规定检查。三是治疗。也是血防站来人,带设备,我们协助治疗。

那些年农村发放预防药,打预防针,诸如疟疾、小儿麻疹症、小儿脊髓灰质炎、麻疹、天花等,都是赤脚医生一肩挑。

回想起这些 40 多年前亲历的生活,恍若隔世.前些年回故乡看到现在的乡村医院不免感慨万千:系统学习的“科班”医务人员已经是基本要求,在乡亲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,卫生医疗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,遗憾的是,和都市比起来差距仍然巨大,想到这些,内心仍然有一丝隐忧。

住得近……”

我参加工作后有次返乡,在路上遇到曹医生,他已经将二八杠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。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鸟枪换炮啦?”他笑道:“哪里,自行车没有摩托车快,现在我负责出诊的村组范围比以前大了,摩托车方便、及时!”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了,那一次发现他面容略带憔悴,肤色也变成了古铜色。

回到家,我跟父母说曹医生瘦了、黑了,父母无不惋惜地说了一件事。

前年有个妇女感冒,去曹医生家里看病.问询了解病情、皮试也顺利后,曹医生给她地输了液。没料到悲剧发生了:输完液后不久,这名妇女突然出现剧烈反应,抽搐、发冷、口吐白沫,待曹医生将她送至医院,生命已逝。后来经过调查,是患者隐瞒了造成这次悲剧的疾患,曹医生的行医执照才没被吊销。经过这次重击,曹医生萌生了不再行医的想法,幸亏医院、他母亲以及同事们做工作,他才克服了心理阴影。

“他放不过自己,总想着多治病救人,所以不瘦不黑也不行啊。”父亲感慨地说:

光阴如水。前些年,我们镇子拆迁,自然村落消失了,“赤脚医生”的称呼也淡出视野,曹医生通过了镇医院组织的考试,成为一名专职的儿科医士.我在带儿子去打疫苗时多次看过他,他愈发老了,办公桌上堆满了医学书籍,他说:“不忙的时候翻翻,多看看想,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,错一点都不行。”

祝愿这位曾经的赤脚医生健康。

乡村初夏

一 叶

初夏的乡村,别有一番诗意。

前些日子,我还在墙角找刚拱出土的笋,转眼,它们就长得那么高,似乎每天都在疯长,奋力指向蓝天。而笋的下半截,脱去了笋衣,已是竹竿的模样,幽深的绿,用手指一掐,还能掐出印痕来。

那桃树呢?我心中的那枝桃花还没谢呢,眼前的桃树却绿叶满枝,结满了青豆一样大小的果子。芭蕉,一叶叶卷轴一样抽出又舒展开来,如少女绿袂飘飘.时光的模样在乡村是如此显著。

在乡村,初夏,我时时受到花香的侵袭,各种花香,暗暗在较劲.一种,清新怡人,无处不在,那是香樟树的香气。风起了,米粒般的黄绿色小花簌簌落下,这些细碎无形的小花,居然能散发出让你无法躲藏的芬芳!农家的墙头,纵横着蔷薇蔽葳的花枝.当你走近那堵密的花墙时,一种魅惑的幽香,一层一层地来撩拨着你,让你忍不住深吸一口气.泡桐树的花香是雅而远的.从高高的树下走过,那一盏盏紫色、白色的硕大花簇,将芳香一丝丝地洒下来,如朦胧的月色。徜徉在花香中,让人有一种微醺的感觉。

在乡村,初夏,鸟儿是有音乐盛典的。天刚亮,它们就在枝头练声。有时候,它们在彩排,又有时候,它们在开会讨论,七嘴八舌,甚至有捣蛋分子,接连不断地怪叫几声。当然,大部分时间,鸟儿很乖巧。兴致所至,婉啼几声,这啼声,如珠子一样圆润,滴溜溜地在花间、树间滑动。

夜晚,就是虫和蛙的世界了。虫声和蛙声是如此稠密,好像积攒了好多年的劲头全使出来了。一听见这声音,人的心情就不平静。而风在乡村从来不拐弯抹角,接连袭来,一阵阵要掀出你心中藏得很深的东西.在乡村,你永远做不到不怀抱万物,万物好像都比你强劲,你只能是将自己融入它们中去。

初夏,人的心灵似乎也敞开了。清晨,在村路上闲散地走着的路人,会顺路拐入附近的一片人家。那家女主人正在烧早饭,是新腌的咸菜烧年糕.主人殷勤地端上一碗,邻人也不推脱,端起就吃。这碗年糕真入味,鲜,鲜得舌头打滑,结果年糕被吃个精光,汤也被喝个精光,吃完后把碗筷一放,又和男人拉起家常……或者,那家的人从地头刚拔来莴苣,嫩得出水,顺手丢给这家几根。“我家地里的豆可以吃了,你自己去摘吧。”这一家也说。

在这初夏的季节里,到处都充满了友好的意愿。走在初夏的乡村,我满心欢喜,却又有点怯意。

